



忘不了,母亲的那些朴素“道理”

□魏本健



本文作者及妻女与母亲(中)在新疆

逝者档案

姓名：魏安氏
终年：95岁
籍贯：山东日照
生前身份：农民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农历腊月二十,是母亲辞世十周年纪念日。十年前的这一天,母亲走完了人生的旅程,溘然长逝,享年九十五岁。感谢上苍把健康长寿的福分馈赠给了我敬爱的母亲。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然而,她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却无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永远思念。

母亲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千千万万农村劳动妇女中的一员,她在年轻时代饱尝了战争的苦难,贫穷的煎熬以及疾病的折磨。正是这些经历和苦难,磨砺了母亲特别能吃苦、特别坚韧的品格。新中国的诞生赋予了母亲新的生命,人到中年的母亲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走进了新的生活。

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广大农村很贫苦,我们家也是度日维艰。父亲一年到头拼上命在地里辛勤耕作,母亲则挑起了家务的重担:侍奉全家六口老小一日三餐、收干晒湿、缝补浆洗、喂猪喂鸭等等。虽历经艰辛,但是母亲咬紧牙,从不叫一声苦。她不管酷暑严寒,也不管风吹雨打,起五更睡半夜,废寝忘食,精打细算。母亲干活的特点是“下手早、动作快、不过夜”,因此,同样的活我家总是先做完。

母亲经常说:“做事情得有路分,不能乱竿子扑头。”“过日子得会打算,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辈子穷。”母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总是把千头万绪的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她还管起了家里的“财务”,赶集上店、小买小卖,都由母亲承揽,她虽然不识字,但心算既

快又准。正是由于母亲的精明强干,全家的生活过得宽裕起来,我们兄妹也因此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母亲晚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她抓住机会,为哥哥家办起了小商店,她以小商店为家,把小商店办得红红火火,既增加了家庭收入,又方便了村民。那时母亲很开心,好像年轻了许多。

母亲在世时常跟我们说:“孝顺爹娘不怕天,交上钱粮不怕官。”母亲用她的行动诠释了她的“孝顺”。因为我的祖父和外祖母去世早,家中还有祖母和外祖父,均已年迈体弱,母亲对两位老人关爱有加,悉心照料。记得有一次外祖父生病,好几天大便不通,痛苦难忍。那时缺医少药,母亲就用自己的手一点一点地给外祖父抠,费了很大劲,终于使外祖父的大便通了,这一幕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母亲孝敬老人,更深爱着她的儿孙们,对儿孙无不关怀备至,并竭尽心力供养他们上学读书。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初小毕业时领取毕业证书,需要交一角钱,但家中分文没有,母亲只好到邻居家去借,一共跑了六户人家才凑足了一角钱。对此,母亲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更坚定了供我上学的决心。我永远不能忘记,寒冬里,母亲在河边破冰,用冰冷的河水为我们兄妹洗衣服的情景。我的侄女三岁时腿上有疾,久治不愈,母亲就亲自带着孙女从日照到青岛求医,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治好了孙女的腿。

1967年,我和爱人从山东农学院毕业,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工作,先期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条件非常艰苦。母亲为了帮助我们料理家务、照看刚刚出生不

久的孙女,只身一人从日照赶赴新疆伊犁。一路上要在日照、胶县、周村、徐州、乌鲁木齐五地五次上下车,换乘汽车、火车,历时七天,行程一万余里。一路上,母亲还挎着从老家带上的上百个鸡蛋、一盘烙煎饼用的鏊子。那时母亲已经六十二岁。在上世纪60年代交通极不便利的条件下,一位年过六旬的农村妇女,一双小脚,一个字不认识,只身一人,万里迢迢,从东海之滨来到天山脚下,能有这个胆量、有这种精神,真是不易呀!我无比敬佩母亲的胆识,更敬佩她对儿孙大海一般的深情。

母亲在新疆住了半年,为照顾孙女倾注了心血,次年返回老家。之后父亲又去了新疆,为了照看孙辈,在新疆住了六年,后来又随我们工作调动辗转到临沭,一住就是十一年。而母亲为了照顾哥哥和妹妹两家,就得坚守在日照老家。为了儿孙,为了支持我和爱人的工作,母亲和父亲这对老夫妻也因此分离了十七个年头,承担了十七年老夫妻的离情别绪。为了儿女,当父母的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承载着天下父母对儿女们多么无私、多么厚重的亲情呀!

母亲生前共有三十九名子孙,他们无不得到母亲的精心养育和教诲,而母亲自己却是十分简朴,不讲吃、不讲穿,可以说一无所求。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好像很少坐下来滋滋润润地吃上一顿饭,她就像是一台永动机,一刻不停地为别人转动着忙碌着,直到生命的终结。母亲只关心别人从不关心自己的高尚品格和不怕任何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留给我们当子女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

铭记、永远传扬!

母亲生前常说:“人不能关起门来朝天过,得有个来往。”母亲性格开朗,很愿意与别人交流,她的话语不是称赞这家的闺女长得俊,就是夸奖那家的媳妇孝顺勤快。母亲善待家人,对亲友邻居也非常关心,如果谁家有什么困难,母亲总是热心地给予帮助,哪家缺吃少用了,她尽其所能接济一二。母亲会一点刮痧、按摩的医术,东邻西舍有个头痛脑热的,她就去给刮刮捏捏,经她的手治好了不少乡亲的小毛病,得到乡亲们的好评。母亲性情大度、处事公道,村上乡亲们有个什么心结或矛盾,都愿意找母亲说道说道,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开导,化解了不少纠纷和思想疙瘩,很得村上人的信赖。

母亲不识字,但思想清正,肯动脑筋,她结合自身的体验悟出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此不断地教育我们,如:“人要行好,好心惊动那天和地”;“为人不能只有自己走的路,没有别人走的路”;“要将人心比自心”;“要敬人,敬人是敬自己”;“要知足,要感恩”;“吃亏人常常在”;“遇事不能一条路跑到黑,要自解自动”……这些朴素又生动的话语充满着善良、仁爱和哲理。母亲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她的“道理”和行动潜移默化,点点滴滴融入了我们的心灵!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多么渴望能再看看母亲亲切的面容,我多么想再对母亲说说心里话,我多么希望再为母亲捧上我的孝心呀!亲爱的母亲,我们将永远深爱着您,我们一定牢记您的教诲,传颂您的美德,修身齐家,报效社会和国家。母亲的精神永世长青!

一个老兔的祝福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有令峻

农历2011年是我的甲子兔年。上学时,在全班最小。当兵时,在同年入伍的战友中最小。一眨眼的工夫,已有了43年的工龄,又一步迈进了“耳顺”的门槛。真真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

我是在济南解放后第三年的3月15日(农历二月初八)出生的一只兔子,当年的家在泉城普利门一带。农历二月初八,恰好是傈僳族纪念一位汉族英雄的刀杆节。3月15日,为后来确定的消费者权益日。这一天,全国人民都给我过生日。二月初八,正是龙刚抬头闹春荒春旱连草芽都没的啃的季节,兔子们需东跑西窜才能填饱肚子,所以我也有了“先苦后甜”的人生经历。我的书屋起了个长耳居的名字,即兔子窝。

第二个兔年(1963年)我上平阴一中。

第三个兔年(1975年),当了7年坦克兵的我退伍到齐鲁石化公司橡胶厂当工人。

第四个兔年(1987年)我在《山东工人报》当记者编辑。这一年快结束时,我在《齐鲁晚报》上发了一篇小文《拜拜了,小白兔》,其中有一句“下一个目标是第5个兔子年。这12年要干什么,不能心里没数”。

第5个兔子年恰好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先是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后是实现澳门回归祖国怀抱,还有鲁能泰山足球双冠王,令人欢欣不已。这年女儿考上大学,走出了家门。这时我已

当了7年山东省作协的专业作家。我写了一篇《我的第5个兔子年》,其中有一句“下一个12年,我又干点儿什么呢?”

从1999年至今,自己趴在兔子窝里,当然也出去东跑西窜,还真是扒拉了不少的东西。出版了146万字的长篇小说都市三部曲《夜风》、《夜雨》、《夜雾》,纪实文学集《神圣使命》,散文集《感受寂寞》、《心诚则灵》,中短篇小说集《秘密行动》、文学随笔集《结网集》,再版了长篇小说《人民关切》、《心情在别处》,正好10本书。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百篇中短篇小说、纪实文学和散文。

兔娃女儿在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毕业,考上了上海的人民警察,先立业后成家。

今年,就是我的第六个兔子年了。

自称老兔,只是相对而言。比我年长的老兔,有72岁、84岁、96岁、108岁的。大概还有120岁的兔爷爷吧?从网上查了一下,东汉光武帝刘秀、清代乾隆皇帝属兔,民国代总统李宗仁

是垂耳兔,已卖到了200—300元一只。宠物店老板说春节前价格还要上涨。挂历上也都印上了憨态可掬的白兔、灰兔和花兔。街上有不少孩子戴着兔子帽,抱着毛

茸茸的玩具兔。

十二生肖中,红眼睛长耳朵短尾巴的兔子以温顺、憨厚、诚实、聪明以及跑得快而为人称道。不少的小夫妻都准备在兔年生个天真可爱的小白兔。有的“小兔崽子”大概已在悄悄地孕育之中了。

很令人伤感的是,北京作家史铁生在2010年的最后一日静静地走了。我从网上发了一句话“同龄同行的铁生兄一路走好”。

这位未曾谋面的兔老兄,活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18岁下乡去陕北延安当知青,1972年因双腿瘫痪不能行走,回京后于1974年在街道工厂当工人,7年后因病加重回家疗养,后又患上尿毒症。但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坚持写下了《我遥远的清平湾》、《老屋小记》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我与地坛》,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他是中国文坛的一位无比坚强的保尔·柯察金。

今年我就要“解甲回窝”了。虽回窝,但手中的“甲”是不会放下的。还是几十年形成的老习惯:生活、读书、写作、锻炼。并拟了一个12年即下一个兔年的创作计划。还是那句老话:一生只做一件事,多做好事。还有一句话: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地出新产品才是硬道理。在这里,这个姓有的快乐老兔祝福十二生肖的所有长辈、同辈、晚辈们,珍惜生命,珍惜时光,有米有面,有房有车(包括自行车、农用车、公交车),兔年有福,年年有鱼(余)!

雪地里的红围巾

□于珍

久违的寒冬,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雪地里那条飘起的红围巾。

那是个临近春节的午后,也是这么冷,屋檐下亮晶晶的冰挂成了行,千里之外的父亲顶着满头白雪轻轻地推开了柴门。惊喜!少有的喜庆顿时充满了小院,姊妹几个欢呼雀跃地从炕上跳下来跑到院子里,娘抿着嘴拿把小笤帚帮父亲扫去一路的风尘。

当兵的父亲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我是家中老么,记忆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我穿着件小花棉袄,躲在正堂的房门后,偷偷地朝院子里看着,姊妹几个围着一身戎装的父亲,争先恐后地帮着拿这拿那。东墙边那棵老梧桐上的灰喜鹊也被惊动了,它们喳喳地鸣叫着,在小院的上空翻腾着飞翔。忽然,父亲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了两条红围巾朝我这边扬了扬,飘着的院子里,红围巾是那么耀眼。我笑了,羞涩地跑过去,和姐姐一起围上了红围巾,在院子里嬉戏着追逐……

母亲烧了满满一大锅的热水,雾气蒸腾的正堂,一下子就暖和了。父亲扑哧扑哧地洗着脸,水溅到泥地上,把一路的风尘都打成了一个

小水窝。母亲高兴地合不拢嘴,我在一旁吮着手指,从父母东一句西一句的对话里想象着外面的世界。

父亲爱干净,他顾不上路途的劳顿,就着这大锅的热水给我们讲起了卫生,热乎乎的水浸泡着铁锈似的小脚丫舒服极了。父亲低着头,是那么专注,门外一束柔柔的光恰好照着他,领子上的红徽章格外鲜艳了,就像我的红围巾。

外面又飘起了雪,邻家小孩断断续续的鞭炮声隔墙传来,仿佛就响在耳边。姊妹们都在炕上吃着糖,摆弄着糖纸和一些小玩意,我悄悄地拿起那条红围巾,穿过长长的胡同,来到村边的路口。冷清的路口到处都是白皑皑的雪,静极了,远处那些七零八落的小村庄,轮廓清晰,偶尔有阵阵的犬吠从远处传过来,隐隐约约地在天地间回荡,犹如天籁。雪地里飘着的红围巾格外显眼,我盼望着能有人出来和我一起分享红围巾的欢乐,那年月,过年不一定有新衣,有条新围巾已经很知足了。

我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簌簌的雪花一点一点地堆积,红围巾系起了又松开,围巾里有种淡淡的机织的味道,真好,我一遍一遍地闻着,仿佛要把它吸到肚子里。空旷的天际间就我一个人,树枝上三三两两的小麻雀好像也纳闷了,它们在我身边飞起了又落下,屋顶上有袅袅的炊烟升起,暮色渐渐地暗了。

零星的鞭炮声隐约地传来,我抖了抖围巾,又重新遮挡起冻红了的脸,失落地往回走,心里还是盼着胡同里能有人忽然推开门,一下子看见我的红围巾。那天,很冷,人们都猫在家里忙年了,我最终也没遇见一个人,雪地里只留下一串串的小脚印。

慢慢地长大,过年买新衣的习俗依然没有变,那些新衣、新帽、新围巾,在脑子里再也没有什么印象了,难忘的只有那个冬天,还有雪地里的那条红围巾。

